天乙法師圓寂十

週年紀念專刊二

懷久久不能拂去! 寂後的那段日子,悲愴的情

師

她說:「就這樣 前一跨,只聽到 的右手臂,我向

宜,曾到高雄興隆寺請示上 報告之後,只簡短地說:「 人。那天,他顯得相當嚴肅 典禮和開辦佛學院的種種事 我爲了籌備香光寺的晉山記得上人圓寂前的一個月 很少說話,默默聽完我的 記得上人圓寂前的一個 過來了!

師一天下乙上人圓寂是我永遠難忘的日子 我永遠難忘的日子——先民國六十九年正月廿八日 一載消逝,回憶起上人圓 乙上人圓寂。匆匆 過這片激流,上人熟悉的身勢湍急,我正思索著如何跨勢湍急,我正思索著如何跨恍惚間,夢見自己站在一個 對著剛從山上下來的心志法來,時刻已過下午兩點,我 著他們到「觀音瀑布」爬山的星期五,心志法師與我陪 ,只聽到她說:「就這樣過拉著我的右手臂,向前一跨 影赫然出現眼前,她雙手緊 獨自在山徑旁的涼亭歇息。 到疲憊不堪,雙脚不聽使喚 於涼亭時,上人永遠地離開 師說:「快回去吧!我好冷 來了!」一個跟蹌我醒了過 踏青。午時剛過,我驟然感 人圓寂的噩耗,就在我歇息 ,只得商請他們自己上山 剛回到香光寺,便接到上

課堂上 公老人經常在 學院時,院長白 欽仰孺慕之心。 在我就讀三藏佛

是源於對上人的一份 十多年的師徒之緣, 就是十多年,能有這段 住進興隆寺親近上人,一 三藏佛學院畢業,年底時我

轉捩點,那年我自中國佛教民國五十二年是我人生的

來。以當時的心境而言,只 方式是異於一般寺院道場的 ;但其中有何差異也說不上

住

,直覺地感到佛學院的修學束,想找個磨鍊修學的道場

重視時間的風格,更加深了 是先看到上人莊嚴凜然的風戒的,除了白公老人外,總 我對上人的孺慕之情。 她寬闊的胸襟,持專精進、 格、自在的神采,可以想見 時,最早站在大殿中等候新 五十二年我的學僧生活結

我自由徜徉其中。 人予我很大的活動空間,讓回顧親承教誨的歲月,上 在興隆寺的最初幾年中,

事下來,就會大哭抗議,別 常思惟:於此種環境僧格如 不舒服,上人知道了,就叫 伍上。那時,我每做一場佛 是顯著的「鑲」在送葬的隊 統,很難苟同。就以做佛事我對台灣寺院的各種行事傳 人可以忍受,我的心底就是 街上遊行,出家人的形象總 何建立?最無法容忍的是在 要沾染惡習輕而易舉。便經 五個日夜,隨俗人吃、住, 有時搭壇佛事一做便是三、 在信衆家齋天、做七送亡, 以去應一角。但是有時徹夜 而言,若只是念經拜懺還可

執事人不要排我出去。

一一完成了。

則,至於細節則由執事人自 則性的重點式管理。有問題此,上人對我們的指導是原 佔去泰半的時間與精力。因 事的問題,紛紜雜沓,要能 老衆、新衆的問題、僧俗人 僧斷」,每次回寺,常住裡 剩無幾。上人又堅持「僧事長則五十三日,時間實在所 以每年戒期短則三十二日, 場的寺務都需用心關照,加 圓通學苑、彰化白雲寺等道 請示,上人往往只是舉出原 調理清楚、面面俱到,幾已 上人除駐錫興隆寺,還負

師門,至今仍一直共事著。到我倆的因緣自同學而至同 照最多的是心志法師,沒想 都能相互提攜,那時對我關 己去設想。幸好師兄弟之間 記得有次上人回寺時,一

上人給我最嚴厲的棒喝是充當指導,我也樂陶陶的。 ::「你的福報差,要多培福 大量」應允,讓我比手劃脚

堂執事,大家都合作無間, 取符合叢林規矩又衛生的各 食方式不如法,便食古不化,一直覺得坐圓桌共食的飲 即訂桌椅、買碗盤、分配行 食方式。待大家同意後,立 地以爲應依叢林「過堂」或 ,遊說大衆師改變習慣, 「各食」的模式不可。因此 緣起於我剛到興隆寺時

的接受上,限於智慧不

攝受並成就弟子用功 度來看待與訓勉。對於 ?」日後對於我們的:

家?」上人回答我:

式,至今一直沿用著。 地斥責,但改變後的飲食方 要多培福!」儘管上入嚴厲 誰錯的問題。你想要做什麼 對我喝斥道:「這不是誰對 這個規矩不是師父設的!我 是住持請的,我不做!」「 當行堂師,他堅持不做,憤 把我叫到跟前,聲色俱厲地 不做!」「你是外來人,寄 憤地對我說:「這個執事不 ,先讓我知道;你福報差, ,我不做!」上人知道後, 人籬下,卻到這裡來設規矩 不料,有天輪到一位同修 處理紛擾的人事上很有能耐 羨慕我福報大,徒衆多,徒 羨慕我福報大,徒衆多,徒 於聽話,其實我是老象溺泥 所疾,拜佛懺悔,卻無法為 內疾,拜佛懺悔,卻無法為 上人分勞解憂,只感覺 問年輕,不能理解,只感覺 問年輕,不能理解,因為當時 人家都

此互不相知,縱然偶從上人共同點是同一住持,人眾彼其不相涉,四個道場唯一的好不能一節,以下,一個道場唯一的好,四個道場唯一的人。 他上人住持的道場,上人便麽。若我們想從此寺轉住其情感上的反應,並不能做什 會說:「執事從頭算起,不 事情,最多也只能產生一些口中得知其他道場發生什麼 智慧,可見一斑! 要以爲是自己的師父 亂了規矩!」上人處事充滿 就可

,就會以為是打擊,而退避我們。上人平日鮮少以課堂我們。上人平日鮮少以課堂我解教導,有時甚至大聲喝養解教導,有時甚至大聲喝 上人最頻繁,受教也最多也因爲如此,知僧事者接 三舍,甚至心情一蹶不 上人的「貴知見」 絕大 振 觸

Barret . 住的執事領好。要讀書,先把常

只能以欽仰的心情納受。 覺得她比上次進步很多了 專門機構來培育,可分成禪 倦怠,上人始終以同樣的 理、弘化的下院,從僧尼資 ,當時的我,在意志與情感攝受並成就弟子用功的涵養 ·人是宗教傳教師,應設立上人常提出她的理想;出 政、管 足, 知 態 地;護法李居士也發心贈田地;護法李居士也發心贈田地;護法李居士也發心贈田地,其所為於是三十幾位的資普遍窮蹙,惟一解決之物資普遍窮蹙,惟一解決之物資普遍窮蹙,惟一解決之物資普遍窮營,於是三十幾位比丘尼戴斗笠、穿圍裙、掛比丘尼戴斗笠、穿圍裙、掛 地;護法李居士也發心贈田地改革政策下碩果僅存的土田,這是「耕者有其田」土 生活。興隆寺擁有职日不作,一日不食」 生活。與隆寺擁有兩甲水稻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上人主張僧人應過著「一

觀、念佛的上院和行

家人是宗教傳教師,

下的畫面即是我們的生活寫 整觀然是好看!最怕的是颱 整觀然是好看!最怕的是颱 整觀然是好看!最怕的是颱 上的一,迎風舞弄著禾浪, 大田中,迎風舞弄著禾浪, 大田中,迎風舞弄著禾浪, 大田中,迎風舞弄著禾浪, 我離開興隆寺才結束。 把水放走,這樣的工作直到」冒著風雨巡行每個水道, 不知 何時開始,田隴間穿

雪白的長裙在微風中飄著。 露白的長裙在微風中飄著。 隨著出現頻率與日俱增,探 極著出現頻率與日俱增,探 村學校」。每當於風雨中巡 行水道時,我便會想起一棟 標雪白耀眼的教室,坐進一 排批莘莘學子,教師在黑板 批批莘華學子,教師在黑板 佛教文化館,東初老和尚正翻騰不定的過渡時期,上人翻騰不定的過渡時期,上人翻騰不定的過渡時期,上人翻騰不定的過渡時期,上人 ,於是稟告上人:我還要繼

人和東初老和尚,那也是我我學學金的兩位師長即是上持。大專聯考放榜後,供給 必為註冊費發愁的惟

晉山典禮由白公老人親自

的困難。 期間,我曾北上中心診所探 解原人論、閱藏指導。上課 法師,有幾位徒衆隨行而來 ,前後八天,法師爲大眾講 第一位蒞臨講學的是聖嚴

台北,而隨行的徒衆便留了

。第二天是個風和日麗

寫照!

不正是行者應化世間的最佳

洋溢,而且每天清晨上早殿尼戒,她那爽朗的笑聲四處

課程結束後,聖嚴法師回

調派行政人員等工作都得 聘請上,交通不便更是最大 安排課程、討論教學內容、 上持送位,晉山之後,緊接 著香光尼衆佛學院正式開學 。儘管學僧人數不多,但是 設想週全,尤其在教師的

這一切,我將看不到了! 上人涅槃已逾十一週年了

」緬懷十一 目,只是欲報知遇深恩,益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成追憶,祇是當時已惘然! 來,每要提筆縷述其德,卻世時雖聲名遠播,但十一年 覺罔極!坦白地說,先師在 抒。真有道是:「此情可待 總是一片惘然,不知如何發 ,昔日的耳提面命還歷歷在 先師當日期勉我們 載 , 讓我若有所 公老人翻譯沙彌律儀和比丘 的氣勢。戒期中,上人爲白

即使在捨離苦迫世間的當兒 到了!」竟一語成讖。)而 了我(沒想到一個多月前的 ,上人仍然不忘拉我一把! 句話:「這一切我將看不 : 天乙法師是台 告訴大家

/悟因

望他們?」 子,因此心中便時常暗忖:外,還有幾位都是上人的弟 時佛學院的同學除心志法師 難得的是持戒莊嚴……。當 不但福報大、德學兼優,最 灣比丘尼的楷範, 「天乙法師是否會來學院看

想到少介入信

佛事、興建寺 衆應酬、經懺

可。後來

舉止中煥發出比丘尼中豪傑壯,器宇軒昂,目光炯炯, 我們的大引贊師父,身材高 八年的十普寺戒場,她擔任 第一次看到上人是在四十 上人是「新寺聽心志法師說 院即 不設,舊寺不

又提起興隆寺也計劃要辦佛滅」,並不著力興建道場, 學院,心想不管什麼時候才 我親近上人的開始。 效勞,即欣然前往,這便是 辦,總可以從中熏習,奉獻

除老菩薩)分畦,承上人「

常辛苦,我便建議將菜園規 劃成幾區,按住眾人數(扣 土質是黏土,每次翻土異

悟因法師・後中爲心志法師)天乙法師與弟子們合影於興隆寺 (右四爲 出菜蔬,因偌大的一片菜園 有次我看「菜頭師」種不